

论虚云和尚普请劳作的家风

欧阳镇

(江西省社会科学院 宗教研究所, 江西 南昌 330077)

摘要:较全面地论述了虚云和尚的普请劳作的家风。一是规定僧众必须从事劳动的意义;二是倡导劳作方式灵活多样的模式,以及描述劳作场面生动活泼的情景;三是总结劳作收成自给有余的硕果。这种家风,为当代佛教丛林建设树立了新的模式和样板。

关键词:虚云和尚;丛林建设;普请法

中图分类号:B91 **文献标识码:**A **文章编号:**1671-380X(2012)01-0091-03

Invites everybody the practical training by Xuyun buddhist priest the family tradition

OU Yang - zheng

(Jiangx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, Religious institute, Nanchang 330077, China)

Abstract: This article elaborated Xuyun buddhist priest to invite everybody the practical training comprehensively the family tradition. Firstly, stipulated that the the significance for monks to be engaged in the work; Secondly, initiative practical training way nimble diverse pattern, as well as description practical training scene spirited scene; Thirdly, summarizes the practical training crop to be self - sufficient has - odd great accomplishment. This kind of family tradition, set up the new pattern and the model for the contemporary Buddhism jungle construction.

Key Words: Xuyun Monk; Jungle construction; the law of everybody

中国近代著名高僧虚云(1840—1959),湖南湘乡人,俗姓萧,名古岩,字德清。他一生的修行实践与普请劳作都分不开。“农禅并重是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之一,虚老和尚一生全力实践之。”^{[1](P628)}虚云和尚主张无论是出家僧人还是在家居士,都不必脱离世俗生活,应该在日常的“运水搬柴,锄地种地”劳作中来修持,同样可以达到禅修的目的和效果。这样一方面通过劳动可以使僧人“祛除心上污染,显现自身本性光明”,另一方面也可以解决寺院的经济,对社会做出贡献。实际上,虚云和尚的这些思想是力图发扬传统佛教农禅劳作的精神,使消极避世的佛教转化为积极入世的佛教,努力在日常的生活和劳作中,建立起完善的僧格。

—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,虚云和尚已注意到我们国家社会环境变化的现状,告诫出家人不能再

像过去那样坐受供养,必须参加劳动生产,否则,将会被社会所淘汰。虚云和尚深刻地认识到佛教要适应今后政治社会之新环境,必须要改变坐享其成的生活方式。一是要继承祖制。虚云和尚认为应当发扬百丈禅风,自力更生,从事劳动。“盖以政治变迁,经济改革,社会发展,在过去僧伽经济之来源——租息、募化、香火、经忏,皆不可复恃矣,惟‘劳动生产’固我佛祖曾率先躬行,以示方来者也。……昔百丈祖师创制,‘一日不作,一日不食,’又古德称‘诸方说禅浩浩地,争如我这里种地博饭吃’,公可谓能继述也。”^{[2](P420-421)}只有“致力开荒生产,于国家庶尽少分力量,亦不失祖师门风。”^{[3](P156)}二是要自食其力。他指出:“今后本寺僧众,有愿办实业者,山场则多种树木,田地则自行垦植,自食其力,以免外界口实,而杜弊端于无穷。”^{[4](P7)}所以在虚云禅师诸多开示中,我们屡屡看到有关从事农田劳作的嘱咐,如云:“现在时移事易,佛弟子也和世人一样为衣食住而繁忙,耕田插秧一天到晚泡在水里,不

泡就没有得食”^{[5](P208)}，“当家说过，今早不出坡，我还叫出坡，……现在春雨土松，若不趁这时候多辛苦一点，请问下半年吃什么呢？”^{[5](P226-227)}。三是要自给自足。“公上追百丈芳型，近察社会环境，深知今后佛教，要不被淘汰，僧伽经济必须在‘劳动生产’之条件下，自给自足，以谋解决，始克有济。”^{[3](P156)}虚云和尚为适应新的时代要求，开发荒地，在云门山建立云门山大觉农场，以“弥补本寺粮食之不足，且达到人人劳动、自给自足之目的，用以维护祖庭为宗旨”，^{[4](P36)}以后虚云和尚在书信中也经常提到僧众要自给自足的需求，诸如“于道粮艰难中，大众戮力开田建屋，热心劳动，垦荒已百数十亩，亟求自给。”^{[3](P101)}“本寺山高水寒，生活艰苦，粮食困难，寺中全赖自耕而食。今冬来人，尚需另开荒田，以求粮食自给。”^{[3](P161)}

二

虚云和尚行菩萨愿力，清修苦行，每中兴一寺，必先结茅而居，发扬佛教优良传统，艰苦创业，实行“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”的普请法。在实行普请中，虽然规定僧众都要一律参加生产劳动，但是虚云和尚却根据具体情况，开展有针对性的劳作方式。

他首先是亲率僧众参加劳作。有关的记载较多，如虚云和尚“以百岁高龄，亲率僧众，披荆斩棘，填土筑堤，自烧砖瓦，再造殿堂。”^{[6](P203-204)}“公（指虚云）于改定山向后，亲率学人工匠，芟除荆棘，砍伐树木，掘土搬石，凿山开渠，高者平之，低者填之，窄者宽之，缺者补之。”^{[2](P425)}虚云和尚身体好时，其劳作的成果皆超过一般的僧众。虚云和尚“出坡搬柴，恒兼人一倍，灌园种菜，皆先于人，而言动颇与人异。”^{[6](P8)}“公在禅堂，除自己研习及参究外，至殿堂、坐香、耕牧、搬运、灌种、斫柴，种种工作，倍于常人，不辞劳苦，众皆赞仰。”^{[6](P24)}虚云和尚即使身体差时，仍坚持到出坡现场去指导僧众的劳作。“承关注，朽体甚衰，山上开田修造，一众辛劳；云出坡劳力已不能，亦未可独闲，略加指点而已。”^{[3](P115)}

二是规定可免参加垦种的僧众。他在《农场组织简章》中这样规定的：“凡在本寺长住之僧众，除总副管理、监植可免垦种工作，及年在六十以上，体格衰弱、确不能任劳者，酌量派遣其他任务外，其余均须一律参加垦种工作。……惟临时挂单，及年在十五岁以下者，不在此限。”^{[4](P36)}

三是劳作与说法相配合。虚云和尚善于把自己要表达的思想与劳作实践相配合，为了启发僧众发

心修学大乘，他用了这样的比喻：“修道如栽田，谷子变秧，插秧成稻，割稻得米，煮米成饭。佛性如种子，众生本性与佛无异，自心是佛，故曰佛性。这种子与秧稻米饭相隔很远，不要以为很远，就不相信这种子全成饭。成佛所以要先有信心，即把种子放在田里，等它发芽变秧，这时间又怕焦芽败种，错过时光，就是说修行要学大乘，勿误入小乘耽误前途。插了秧以后要锄草，等于修道要除习气毛病，把七情六欲、十缠十使、三毒十恶，一切无明烦恼都除净，智种灵苗，就顺利长成，以至结果。”^{[5](P209)}为了讲明因果的道理，他开示说：“今天为佛寺挑的是泥砖，明天受的果报是金砖。”^{[5](P431)}“修因感果如种田，水养禾苗，如智水润心田。能念念在道，则处处都是道场。善用心者，心田不长无明草，处处常开智慧花。”^{[5](P21)}为了僧众更好地修学佛法，他指出：“要在四威仪中，以戒定慧三学，除贪嗔痴三毒，收摄六根如牧牛一样，不许它犯人苗稼。”^{[5](P209)}为了僧众劳作达到较好的效果，他劝告说：“你且先在常住发发心吧，参加一些生产劳动。如今新社会的僧人，更要本着百丈禅师的禅风，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。这样很好，既能调润色身，又能增长慧命。”^{[5](P424)}

四是禅修与劳作相结合。在虚云和尚看来，参禅的方法很多，“禅堂打坐”只是一种方法，更多的方式是在日常生活中，在日常的劳动工作中。他在《参禅法要》中指出：“平常日用，皆在道中行，哪里不是道场？本用不着什么禅堂，也不是坐才是禅的。所谓禅堂，所谓坐禅，不过为我等末世障深慧浅的众生而设。”^{[5](P58)}他认为参禅不一定靠打坐，也不是只有打坐才是禅，参禅可以贯彻在日常生活中，只要你牢记参禅之目的，处处都可以是道场。道在日用寻常中，所以“作务不碍参禅，参禅无妨作务”，实际上，虚云和尚打破了传统禅修的模式，提倡参禅生活化，把参禅与平时的生活、劳动结合起来，使禅修活动贯穿于日常的生活中。1955年，虚云在一次农场插秧时先引用高峰老插秧偈曰：手执青秧插满田，低头便见水中天，六根清净方为道，退步原来是向前。然后阐述道：“佛法非同异，千灯共一光，你们今日插秧，道就在你手上。坐卧是道，插秧是道，低头是回光返照。水清见天，心清就见性天。”^{[7](P215)}。虚云和尚进一步指出：“运水搬柴，锄田种地，乃至穿衣吃饭，都是修行佛法。”^{[2](P318)}在劳作中同样可以修持。劳动不忘修持，修持不忘劳动，二者是可以兼行并进的。同时也告诫僧众“不要只知忙于插秧，

就把修行扔到一边为要！”^{[7](P217)}

劳作场面生动活泼，反映劳作场面的情景集中表现在《虚云和尚全集》的《诗偈》中。

如种地的景象，“薄田几亩，耕牛一只。种子下地，便是收时。一声雷响，带雨耘耕。禾苗挺实，大获丰收。南亩种罢，锄头高挂。岂敢自享，兼奉天下。种尽残田，蓑笠两闲。闲过邻家，论说丰年。”^{[8](P132-133)}如采茶采椒的场景，“山中忙碌有生涯，采罢山椒又采茶。此外别无玄妙事，春风一夜长灵芽。”^{[8](P41)}“信手扳来那一枝，津津恶辣浑无私。锋芒更比锥头利，触着虚空负痛时。昔年曾到无锥地，今日无端忽遇锥。伸手轻轻才摸着，一声阿喇自相委。”^{[8](P189)}如建庙的现场，“教令耕耘，但莫休歇。搬砖弄斧，针灸透穴。”^{[8](P108)}“挑雪填井无休歇，龟毛作柱建丛林。”^{[8](P111)}劳作繁忙时期，僧众为了“现在进行山区建设，展开生产跃进，僧众忙碌，作务冗繁，故对佛像开光、传戒及小辰各项，均不举行。”^{[3](P51)}

三

农禅并举的劳作方式切实解决了当时寺院存在的经济问题，也为日后丛林实现自给自足提供了经验。虚云和尚一身作则，亲率僧众垦植，发扬了百丈“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”之遗风，僧众的劳作收成达到了自给自足的程度。在虚云和尚所写的书信中有许多表述。如“一众农禅作务稍忙，自给生活，日有进步。”^{[3](P54)}“山中农禅生涯，自给丰足。兹复每亩增收粮谷一百六十斤，堪慰远念。”^{[3](P51)}“幸近年来，年产稻谷杂粮以及蔬菜之类，不下二十余万斤，聊以自给。”^{[3](P59)}在虚云和尚和的《传记资料》中也有诸多记载。虚云和尚在云门时，“寺前放生池下有十多亩水田，农场一片旱地有二三十亩，水田有十亩左右，云门亭有五六亩水田，共计田四十多亩，每人平均有一亩多。每年种有花生五六亩，一亩能收干花生三百斤。一百斤花生能榨三十斤油，到一六街冰江渡去榨。这样，每年自种的花生油基本可以自给，粮食也自耕自食有余。还种有芝麻、眉豆、木薯等杂粮。农闲时，到桂花潭山上砍些杂柴，挑到乳源街上去卖，可以换回盐、茶、豆腐等物。”^{[2](P356)}尤其是在云居山时，“一九五六年，真如寺僧伽农场林队在虚云的安排下，僧众同甘共苦，劳作不息，也取得了较好的收成。到年底为止，共开出水田一百八十余亩，旱地七十余亩。这一年，共收获稻谷四万五千多斤，杂粮两万六千多斤。同时，造林营林数百万方数据

亩，所出产的竹器、茶叶、银杏、笋干等也得到了较为可观的经济收入。这样，使寺中百余僧众的生活自给程度得到了较大的提高。”^{[2](P308)}并于“本年（指1956年）春夏间，住众达二千指，其中有专门建造人才、有农林学者，所以一切工程、一切耕植，收效宏速。”^{[2](P265)}第二年，也就是一九五七年，“在这一年里，真如寺在农林生产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丰收，继续开田垦荒，精耕细作，单水稻亩产就比前一年增产一百多斤，总产量达六万多斤。同时，还在寺内外大量种茶栽树，其中如滇松、川楠木及各类果树，就种了数千株。”^{[2](P267)虚页}

虚云和尚提倡的普请劳作方式受到教内外的高度评价。在教内，有这样的叙述：“虚老率领我们光大百丈祖师一日不作、一日不食之家风，今天得到进一步发展，云居山祖师道场以道风正、规矩严、农禅好，得到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的高度评价，誉之为全国样板丛林。”^{[1](P628)}在学界，有如此评价：“今天的云居真如寺、云门大觉寺尚保持虚云所制定的农禅并举之制，云居山的农林生产，尤为国内佛教界农产结合之模范。”^{[9](P285)}实行普请劳作，由于基本解决了民国时期寺院的制度腐败和经济匮乏的状况，使寺院能够在乱世中恢复且发展，实现僧团的自立和自我保护，同时也为将来和谐僧团的建设提供了基本条件。虚云和尚为此曾自述道：“云乃遵百丈清规，严肃纲纪，一粥一饭，持午因时，一步一趋，悉守仪范，为真佛子，乃可保丛林于久远也。”^{[7](P91)}

参考文献：

- [1] 虚云法师撰. 净慧主编. 追思录(下)·虚云和尚全集(第十一分册)[M]. 石家庄:河北禅学研究所,2008.
- [2] 虚云法师撰. 净慧主编. 传记资料·虚云和尚全集(第九分册)[M]. 石家庄:河北禅学研究所,2008.
- [3] 虚云法师撰. 净慧主编. 书信·虚云和尚全集(第三分册)[M]. 石家庄:河北禅学研究所,2008.
- [4] 虚云法师撰. 净慧主编. 规约·虚云和尚全集(第六分册)[M]. 石家庄:河北禅学研究所,2008.
- [5] 虚云法师撰. 净慧主编. 开示·虚云和尚全集(第二分册)[M]. 石家庄:河北禅学研究所,2008.
- [6] 虚云法师撰. 净慧主编. 传记资料·虚云和尚全集(第八分册)[M]. 石家庄:河北禅学研究所,2008.
- [7] 虚云法师撰. 净慧主编. 虚云法师年谱·虚云和尚全集(第七分册)[M]. 石家庄:河北禅学研究所,2008.
- [8] 虚云法师撰. 净慧主编. 诗偈·虚云和尚全集(第五分册)[M]. 石家庄:河北禅学研究所,2008.
- [9] 陈兵,邓子美. 二十世纪中国佛教[M]. 北京:民族出版社,2000.